

# 青桐树

王兆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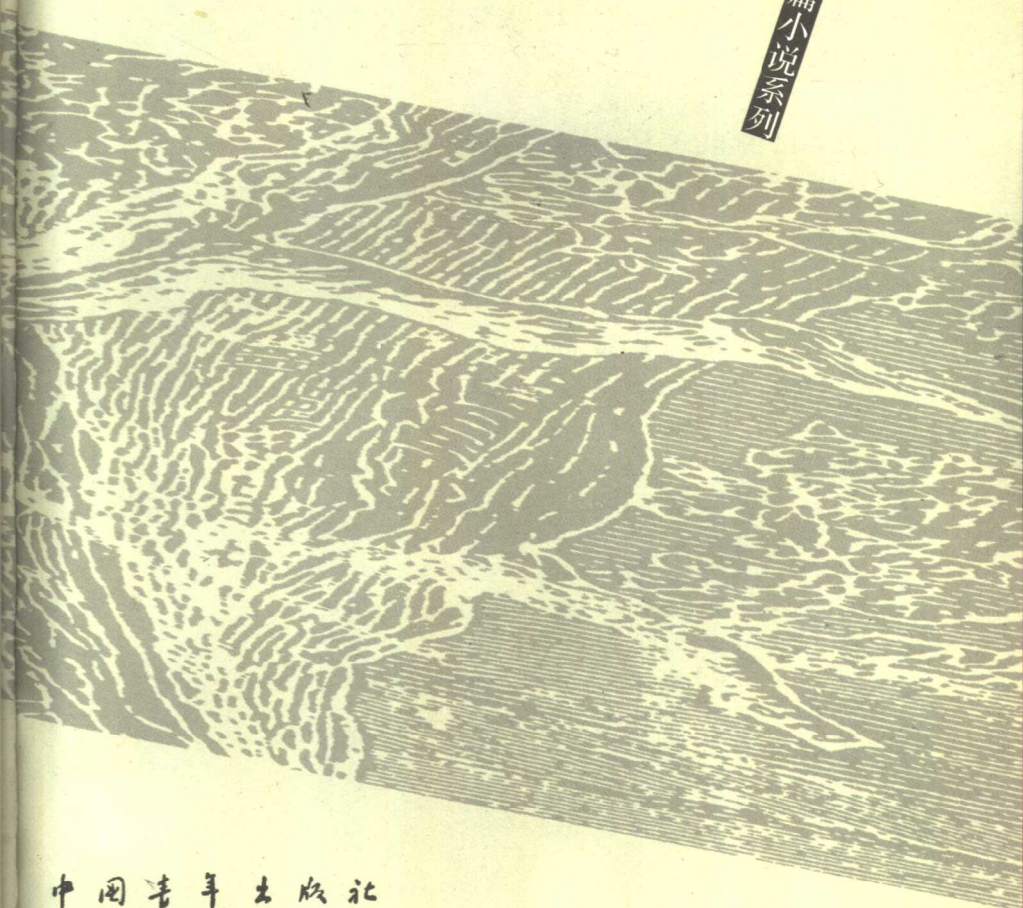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青桐树

王兆军 著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桐树/王兆军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王兆军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006-4808-1

I. 青... 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78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15592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三河市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 印张 3 插页 308 千字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定价: 96.00 元(共五册)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作者素描 王浙东画



## 内容提要

小说描绘中学教师的生活，一个黑色幽默似的故事。文化封闭时期，一群教书育人的人在社会上缺乏政治地位，经济上不够独立，生活酸楚无聊，自身修养不足，彼此间常闹些猥琐段子，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矛盾和争执，但对下一代的素质教育又必须依靠他们来完成，这种状态十分尴尬。而主人公语文教师不甘于此，他以种树和自编教材的方式，呼唤新文化。作品通过生动诙谐的人物，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并渴望新时代的降临。

作者现为《人民日报》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顾问。

## 目 录

第 一 章	饭碗·····	( 1 )
第 二 章	古老的嘉奖·····	( 12 )
第 三 章	同事们·····	( 27 )
第 四 章	晚秋的感觉·····	( 44 )
第 五 章	姐妹俩·····	( 61 )
第 六 章	暧昧心情·····	( 75 )
第 七 章	大王·····	( 89 )
第 八 章	才与情·····	(106)
第 九 章	厄运·····	(119)
第 十 章	大男人·····	(143)
第十一章	侦探·····	(160)
第十二章	鬼影·····	(178)
第十三章	斧头与锅·····	(193)
第十四章	先跪下再说·····	(208)
第十五章	评选优秀·····	(223)
第十六章	所谓中立·····	(237)
第十七章	发作·····	(253)
第十八章	别扭·····	(272)
第十九章	香椿之死·····	(285)
第二十章	小花·····	(299)
第二十一章	吴玫·····	(313)

<b>第二十二章</b>	<b>猪头事件</b> .....	(327)
<b>第二十三章</b>	<b>捉鬼</b> .....	(343)
<b>第二十四章</b>	<b>文风</b> .....	(364)
<b>第二十五章</b>	<b>若素</b> .....	(382)
<b>第二十六章</b>	<b>最后的青桐</b> .....	(400)
<b>后 记</b> .....		(422)

## 第一章 饭 碗

教育局人事干部告诉我，我被分配到青桐中学任语文教师。

“青桐中学？”我愕然地问：“青桐中学在哪里？”

“出了县城下西，三十里。”他看着我，微笑着说：“不远。”

我知道本县有这么一个公社，但对青桐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印象。我的双脚从没踏过那个地方，仅知道那是西部一个经济上最贫穷、文化上顶落后的山区公社。那里出产红薯、石头和喜欢打架殴斗的农民。

人事干部见我犹豫，及时而明确地宣布：“革命青年服从党的分配，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你应当愉快地去，而且得把工作干好。一年后局里将对你们这一批人进行考察，只有那些各方面表现好的同志，才能获得转正的机会。”

我立即记起我的身分：我是个见习教师，是个可以变成正式职员也可能随时被辞退的临时教师。在身分尚未分明之前，我仅仅算是个童养媳，绝对没有向公婆讲价钱、争是非的资格。我不仅得去，而且必须高兴地去，还要在那里干好。我知道，得，在汉语中有命令、祈使的作用，含有不得不、必须的意思。我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等一年后领导考察合格，我才能得到转正的机会，才能得到正式的名分，就像童养媳圆房一样。

我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安排，我也没有资格就工作地点提出个人要求，要求也没用。人事干部轻松地点上了一支烟，笑嘻嘻地向我介绍：“青桐公社，其实是个好地方，那里民风纯朴，老百



姓好得没法说。如果你问个路，老大娘会一直把你送到路口，还要站在那里看你走出去老远，恐怕你走错了。在青桐公社西部山村里买瓜吃，老乡大都不好意思要钱，凭着你赏，好吃多给点，不好吃少给点，给多少都行。青桐中学呢，环境幽美，空气清新，旁边是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石桥，河水清得连鱼拉屎都看得清清楚楚。中学离村子有点距离，没有农民的鸡鸭骚扰，安静得跟别墅似的。中学外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现在正是收获季节，你到那里能正赶上吃鲜玉米和豇豆荚……”

离开教育局后，我才发现忘记了问一问，那里是不是有很多青桐树？

不过，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至少不是关键问题。我现在有工作了，吃公家饭，比较在村里终日的高强度劳作，能有这个饭碗就算很好了。至少，我不再是农民，不再受野地里的风吹雨打日头晒，不再听鹧鸪鸟在天空悲惨地鸣唱了。

我对青桐的喜爱来自对我母校——本县第一中学——的美好印象。一中校园中有两种美好的树木，一是青桐，一是芙蓉。芙蓉不用说了，她那硕大的树冠，那美妙的叶子，还有无比娇媚的花朵，叫人联想到阳光下盛装的仕女。青桐树虽然不以花取胜，但气质却另有一种特色。青桐不仅叶子是绿的，连树皮都是绿色的，且极少裂纹。青桐的树干挺拔笔直，毫无旁逸斜出的枝节，而且总是那么欣欣向荣，再大再老的青桐也没有卑琐的样子。如果青桐中学里到处长满这种精神勃勃的树，对我也算是一种安慰。

父亲对我终于能够“吃公家饭”了感到高兴。

“按我原来的打算，你应当上完高中直接读大学的。”爹多少有点得意地说：“毕业后，至少得放个乡长什么的。因为文革，耽误了这许多年，结了婚生了子，所以看起来路子有点弯。有点弯

就有点弯吧，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吃饭的地位，也算不孬了。”

我没有说话。

按照传统，和爹讨论问题时，儿子不应多说话。

“大小是个饭碗。”爹教导我：“所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这是古老的定理。孔子说，就算给他个赶车的差事，他也要好好干。教书总比赶车好一些吧？所以，你不可违背上级的话。”

“是。”我说：“我好好干就是了，一年后转正。”

“你看，我就知道人家得有留个把儿放在手里攥着。”爹用经验者的口吻说：“不管哪里，不管先朝还是现在，都是这样。谁用人敢于大撒把？总得看一看，行就用，不行就换人。所以，你得小心，好好地干工作。”

“是。”我唯唯诺诺地应着：“干不孬。”

“心中有数才能干好。”爹开始传授他的学问：“第一条，不要独出心裁，这几年我看了，你干什么都想跟别人不一样，这很危险啊！世界上能赚到便宜的人，都是随大流的。出头椽子先烂，你难道不知道吗？第二条，要始终如一。什么是一？谜语说，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人有它大，天没它大。这就是一字！古人说得太好了！你只要记住这十六个字，包你一辈子受用。”

我想，你从孩童就记住了这个字，怎也没见有什么大好处呢！

“你不行。”爹批评我：“你这个人没有恒心；干什么都是心兴。开始的时候，火得跟钻杆子似的，看起来没有跟你强的。可是呢，你不会坚持，总是东张西望的，人家不用追你赶你，你自己一会儿就得毁，因为你干一阵子就烦了，见异思迁，跟小孩似的！”

“我是有点好奇。”我承认自己的弱点：“不大好。”

“不是不大好，是大不好！”爹对我认识缺点不到位，生气了，一副不屑于理睬我的样子，扭过头去看着土墙，伸手打死一个什么虫虫，突然转回头来，说：“人要熬，并要淘。不管干什么，都得憋住气，气一走，什么都干不好了。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坚持就是胜利。古代有个老头，老是举着一只胳膊，时间长了，知了自动就落到他手里，因为他始终如一，知了以为那是棵老树枝了。功夫要是熬到那个成色，就不愁生计了。”

“现在的事和从前不同了。”我不耐烦地说。

“事情不同，道理是一样的。”爹最后教导说：“比如跟同事的关系，自古以来都是一样。上级，好处，因为他是领导，咱得听他的；下级也好处，他们得听咱的；就是同僚不好处。你上去了，他就少了机会；你下去了，他们就多个机会。所以，你要提高警惕性。有了好处，给别人一点光沾；有了亏，忍一忍；看见别人不好，少说话；看见别人好了，恰当地夸奖夸奖，表示咱不嫉妒人家。书有未曾经我读，这话是真的；事无不可对人言，是骗人的。重要的话不能对人家说。”

爹看我实在不耐烦了，就不说了，但是他那意犹未尽的样子，叫我难受。

“你要是砸了饭碗，俺不管！”爹说了这句话，知道等于没说，因为他确实管不了我砸了饭碗以后的问题，便改口说：“你是有家口的人了啊，几个人等你要吃呢！再说，砸了饭碗名誉也不好听。”

这最后的嘱咐，对我倒是有点力量。

于是，我确定了今后一年的目标：保住饭碗，有所发展。

顺县城向西的路十几公里处，有个涂在石墙上的路标，上写“青桐”两字，下面是个向左拐弯的箭头。从那里拐下去，是完全

用砂土铺的乡公道。这种道路，不下雨的时候比县城出来的东西大路还要好。后者的路面上有很多突出来的石头，并不比这种砂土道好走。

“青桐”两个字，给我一点微妙的喜悦。我想，这个名字真不错，可以和我们汤河公社的名字比美。汤河，有一条从温泉流出来的清冽冽的水；既然这里以青桐为名，总归是不缺青桐树的了。

可是，我完全错了，青桐中学没有一棵青桐树！

推着自行车，刚走上小石桥，我就看见了盘踞在黄土岗上的青桐中学。石桥很低，离开河底也就一米来高。从河谷里看那黄土岗上的几排房子，得上“瞻仰”两个字。房子显得很高，也相当新，红色的大瓦片在秋阳下闪着亲切的光彩。全县差不多所有的中学，都是按照同一份图纸建造的。东边两排是教室，西边两排是办公室和教师宿舍，中间隔着一个篮球场。后边是一座宽大的房子，上面有一个神龛似的气窗。不用说，那是食堂。

可是树呢？青桐树呢？怎么没看见那种绿色肥大的青色叶子呢？

更叫人遗憾的是，不仅没见青桐树，就连一棵别的树也没有，连一点儿绿色都看不见。整个学校就那么几排房子，孤立在黄土坡的顶上。学校是开放式的，没有垒院墙，只要有树木，即使是矮小的树木，都很容易被发现。可是没有，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这家中学简直就是庄稼地里新盖起来的一座土地庙！

我那简单的愿望破灭了。

失去马上爬那高坡的力量，我索性在小桥上坐了休息。

这也叫中学！

我想，这算什么中学？

一个没有树荫和花草的学校怎么能叫学校呢！一中不同，那里什么树都有，到处是浓密的树荫，到处都有长青的篱笆。尤其是芙蓉和青桐，简直就是一中的象征，风景的灵魂。青桐那宽大的、绿得发青的叶子，和别的树木非常不同，它不像槐树叶子那么碎，也没有法桐那样多毛爱吸纳尘土，更不像榆树的叶子那样暗淡无光。在炎热的夏天，只要把背靠上青桐的树干，就会觉得一阵凉爽。

这里没有树，这是一间没有树木的中学。

这里没有绿色，也没有花草，它是个秃子！

我的对树木的喜好，大概来自我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外祖父用“树”这个字作了我的名字。从那时起，我与树木就带上了一种神秘的关系。我的潜意识里，永远带有且彰街的灌木和艾蒿的气息。绿叶上的露水和散发着奇异味道的草木给我染上了某种镇压疾病的魔障。我喜欢树林的气氛，喜欢浓荫下的清凉，还有树木间洒落的不规则的阳光。地上的落叶，带有树叶和树脂气息的空气，都叫人迷恋。我的爱好几乎接近宿命的地步。只要有树木，我就容易平静下来。没有树木的地方叫人窒息，叫我烦躁。在光秃秃的地方生活，生命无所掩盖，生活无聊透顶，痰火也随着上升。只有阳光和尘土的空气只能叫人感到厌烦。如果我犯了重罪，只要把我放在没有树的地方，就算是最残酷的惩罚了。

既然没有，就没有吧，总会有人栽树的。

我开始批判自己。三天前你还在河东黑土地上混生活，像一条干土里的蚯蚓似的，辛辛苦苦，举步维艰，现在刚吃上国库粮，刚要拿到公家的月份儿，就开始泛滥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有了饭碗就行了，还想饭碗上有美丽的花纹！想一想你鞋壳子里的那些被汗水凝聚起来的土疙瘩吧，想一想你小腿上被蚂蟥叮出的鲜

血吧，你还挑剔什么？小知识分子，真是越服侍越醉！

自我批判的神力无边，这样一想，稍有不适的心便平衡了。

河水确实清澈见底，河水里游动的小鱼确实历历可数，这一点，人事干部没有胡说。小桥所在的地方是小河的一处弯曲。石桥西边是河的上游，五十米之外就看不见河水的来路。石桥的下边是一片开阔的水面，形成一个小小的湖泊。湖水清得发蓝，而且看不到一点点脏东西。对面水泥建筑物的一个角已经倾倒，像是废弃的提水点。纵观整个环境，小湖泊很像一个人的胃口，这河流就是食道和肠。

我在那个“胃”的开口处呆了足有半小时。我用清澈的河水洗了脸，然后坐在石桥的青石板上，把脚伸到河水里荡漾。初秋的河水给人的感觉极为美妙，它将我刚才所有的不快都洗掉了。算起来，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种闲适自得的心情了，确实应当好好品味一下这情趣，以便补偿几年来的辛苦。

我知道自己意志脆弱，情绪敏感，但也容易满足。不论曾经吃过多少苦，只要苦之后稍有补偿，兴趣就会很快转移，像小孩子一样。有什么大不了的遗憾呢？不就是没有青桐树吗？那个东西好吃还是好喝？青桐树是你的命还是你的孩子？都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没有青桐就没有是了，世上名不副实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犯不着和没有责任的天地计较。再说，有这条美丽的小河，对我也算一点附加的安慰。如果连这么条小河也没有，你不还是得在这里教书？不要想那么多，想得多了容易变得刻薄。这样一圆美，我对青桐中学的遗憾就被清凉的河水冲走了许多。

就在我傻呵呵地看河水中飘荡的黑色游草时，一个小小的男人站到了石桥上，而且站得离我很近。这人的突然出现就像鬼



似的，把我吓了一跳。他差不多四十岁的样子，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身上有些油污，但说不上脏。他的面部嘛，略微有些单薄，但那张小嘴很有特点。上下两片薄唇，都没有长胡须，不大像四十来岁的男人。他那嘴巴紧紧地闭成一条线，几条细小的皱折呈上下方向，像个干瘪多日但没有切开的柠檬。我知道，此地人给这种嘴巴叫做“香排子嘴”，这种嘴巴的特点是精明、好说、逢迎、多事。

他看着我，露出廉价的微笑。

我知道他在等待我说话，那种随便搭讪的话，可我没说。

我不愿随便跟人说话，我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

“洗洗？”他终于先说话了：“洗洗不霉，凉快。”

人家先说话了，我就得回话。

可是我说什么呢？先问问他是谁吧。

“你是？”我看着黄土高岗上的中学。

“我姓朱，就在上面学堂里工作。”他说：“工人。”

他变得亲切了一些，虽然我还是不喜欢那种香排子嘴。

“你是新来的老师吧？”他不冷不热地说：“调动工作？”

“我是来青桐中学报到的。”我说，但是说得很不老道，一开口就说出自己的老底来：“不过，我是见习教师，还没转正。”

“新生力量，好啊。”他摇着小小的头颅，用很新鲜的词语对我说：“不瞒你说，这个学期应当来四五位新老师的，至今还没到齐。听说呢，有两位坚决不来，嫌这里条件不好。愿意来的，不是出身不好，就是犯了错误的，再有，就是像你这样的临时身分。”

“啊，这临时身分的，跟地富反坏差不多。”我笑着说。

这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有点硬，于是赶快改口：“总之，非来不可。”

“到哪里都是革命工作。”老朱没在意，脸上嘴上没有什么异常。他朝后退了一步，好像要端详我的样子。我索性面对着他，让他仔细研究一下。

他就笑了。

我低头抠脚底板上那层泡囊了的白皮。

“各人都有自己的情况。”他很善意地说：“事情呢，得这样分析，本身有问题的，没资格不服从安排；像你呢，政治上没问题，可是身分不硬，不来就转不了正。前天来了一位姓章的男老师，是个瘸子，据说是地主出身。”

“真是充军发配人的地方。”我有些不平地说。

“话也不能那么说。”老朱不以为然：“甭看地方不怎样，还有赶着要来的呢！”

“你是说，还有人主动来这里工作？”我多少有点惊讶地问。

“说的什么呢！”老朱放低声音说：“昨天来了一位女老师，各方面都好。”

“那她为什么到这里来？”我纳闷地问：“大概也是像我这样的见习教师吧？”

“好像不是。”老朱含蓄地说：“听说她正准备结婚，男人却被汽车碰死了。”

“啊，意外灾祸。”我对这种事的体会不深切，来了句没有味道的评点。

“不过，那个女老师有点怪。”老朱的兴趣还没有离开那个女老师，补充说：“按说，人出了大事，应当和家里亲人一起，慢慢安顿安顿精神，不好一个人跑到老远老远的。可她就是要离开熟人，还说离县城越远越好，要能找到个没人烟的地方呆着才是最好不过。她就没想想，没有人烟的地方怎么能有学校呢，哈哈！”

他笑起来，笑声并不欢畅，笑是为自己天才的推理而兴奋，不欢畅的原因可能是故意要将这兴奋限制在谦虚的程度内。我看看他的嘴，那张嘴紧紧的抿成个“一”字。

“她姓什么？”我无聊地问。

“姓吴。”老朱说：“好体面的一个女子！”

我不好再问了，估计我不会认识的。一个从河东小乡村的泥窝里刚爬出来的农民，刚刚进入教育系统，能认识几个人！再说，打听这些事情也是徒劳无益。况且，既然她已经决定在这里教书了，还愁不知道她的情况吗？

“小吴真也是呢！”老朱对那个姓吴的女教师的兴趣有增无减，继续说到他的疑惑：“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会想到离开亲友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这里边肯定得有点什么事！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事。”

我没搭腔，安心抠脚。

白色的囊皮落到水里，小鱼儿们当了好食物，追逐着吃。

“肯定得有点什么事！”老朱还在那里琢磨，看上去很用功。

我突然对他的多事有点烦了。我不想知道，也不愿跟他乱猜测，没有意思嘛！我抬头看着河边分了岔的小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人都这样，都这样喜欢打听私事，都这样对别人的隐私兴趣盎然，甚至喜欢搬弄是非？如果是那样，可就麻烦了。我不适应那种环境，因为我的心眼不够多，人不够精明。

老朱大概没有马上要干的活，并不急于去学校，我也不能老是不理他的话。我们的话仍没中断，但话题改变了。我想，虽然我是教师，他是食堂炊事员，工作性质不同，但将来我们在生活上依然会有密切的关系。学校不大，教师不多，伙夫是万不能得